

漢書評林

第九本

第五十一

第二十三卷

刑法志第三

第二十四卷

食貨志第四上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
冬ノ
九

庫	文	閣	内
三			漢
七		九	
九	函	二	
一		五	書
九		六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6
冊數	25	(9)
函號	279	6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三

明 吳興 凌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宵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宵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

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

走不足以避利害。師古曰嗜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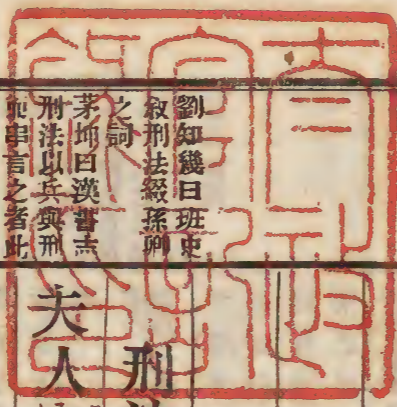
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

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

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

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

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



劉知幾曰班固叙刑法綴孫卿之詞
茅坤曰漢書志刑法以兵與刑
雖本古者皋陶作士大端然則官以來司馬統六師司寇詰奸懲其來久矣
感舜治曰孟既志刑法其始終歸于復肉刑亦通達國體之論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隆按此志論刑而專以禮言蓋治以禮為上禮不及而始以刑助之班史蓋默寓本末之意云

隆按此志論刑而專以禮言蓋治以禮為上禮不及而始以刑助之班史蓋默寓本末之意云

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

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

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

其次用斧鉞。章昭曰：刀割，斬刑也。中刑用刀鋸。刑，鋸刑也。其次用鑕鑿。章昭曰：鑕，鑕

也。師古曰：鑕，鑕去其骨也。薄刑用鞭撻。師古曰：撻，撻也。音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闕

也。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

鹿之戰，以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彭城者上谷北

別有彭城，非顯項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乘宋之彭城也。顯項，項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政作害，顯項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

也。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

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

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

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歛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二頭，四丘為甸。甸六

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提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除山川沈

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為鹵也。如淳曰：術大

居深水之下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察官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

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

茅坤曰：指坎兵賦並周制

盧舜治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于兵不盡用之。爾後世晉作州兵，魯作丘甲，蘇秦謂臨淄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萬。萬曹操崔琰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是皆以實數而調兵者。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云。

胡纘宗曰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借修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非先王之舊矣

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幼農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一曰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師古曰帥音所類反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年也卒正二年簡徒師古曰徒人衆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師古曰墮即墮字墮毀也音火規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虜里而軍政成虜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

今之用世者苟能操摩內政之精微而以之治田里均什伍使百姓相親睦聯而不散簡而不擾要之以必世之後倘可生養休息而風行俗美也簡中化用推知學者當自之

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一作執秩以爲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後煩歛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丘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竝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

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

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

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

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姓荀。名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作孫。而非之曰。彼

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

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印。印。讀

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

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

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與師。本猶仁義。雖執威鉞。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倫同。謂荷且。

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

茅坤曰。采孟柯氏之旨而言者。

王維禎曰。所謂仁說綏民者。即制禮作刑之謂。

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入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盤領也。脾。揮也。如淳曰。上。身一。脾。揮一。蹇。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脾。音陞。蹇。即蹇

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胄。兜鍪也。冠。冑。帶。劔者。著。兜鍪。而又帶劔也。贏。謂。擔。負。也。音。盈。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如此則其

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如此則其

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

也。陘隄。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險。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劫之以執。隱之以隄。師古曰。隄。氏

曰。秦地多隘。城隄。其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是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狃。申習也。音。女。救。反。道。讀。曰。導。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

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能四

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

矜節之理也。師古曰。矜。持。也。故雖地廣兵彊。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

軋已也。蘇林曰。軋。音。慎。而。無。禮。則。軋。之。越。總。懼。貌。也。張晏曰。軋。踐。轢。也。師古曰。軋。音。先。祀。反。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

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善。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

王維禎曰。所謂入其域而有節。

制者即前作內政而寓軍令與作被虛之法隆按故齊之技擊一段結論上文故曰善師者一段引起下文隆按若夫舜修百僚一段復舉舜湯武齊桓節與唐虞之際以下相應文裁如轉丸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善

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亂也夏諸夏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

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秦誓牧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

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

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亡國衛邢魯也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

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唯濟江入于雲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

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

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秦人憐之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

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餘王子沂蕙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

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

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

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焱起雲合果共軋

之。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

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

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

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臆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

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

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鄼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

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踵因也京師有南北軍之

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

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

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

盧舜治曰志稱漢置材官于郡國特其略爾實不止于材官也又稱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之以平百粵耳實高帝已有樓船也考之漢官儀曰高祖命

天下選能引關
縣張材力武猛
者以為輕車騎
士材官樓船常
以秋後講肄課
試各有員數
凌約言曰北軍
番上與南軍等
南軍衛士調之
郡國北軍兵卒
調之左右京輔
有內外相制兵
農相資之意為
古井田之遺惜
乎班氏之未詳
也
隆接三代之盛
三句結上起下
又接昔周之法
以下總叙刑法

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

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

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

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

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

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

用重典。師古曰。篡殺辟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

面以墨涅之。刺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別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刺音牛。冀反。剕音五。刮反。又音月。

凡殺人者。陪諸市。師古曰。陪謂斃之也。音妨。付反。墨者使守門。師古曰。監面之劓者使守圜。

剕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完者使守積。師古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別者使守圜。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完者使守積。師古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春

槁。孟康曰。主暴燥春之也。章昭曰。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

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亂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以上。司厲所職也。周道既衰。穆王

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誥四方。師古曰。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

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國名也。既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髡去髮。頭骨大辟死刑也。髡音頻。忍反。五刑之

屬三千。師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刑

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

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晉叔嚮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遺其書而非之。嚮音許。兩反。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

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

以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為祿位以

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懾

之以行。晉灼曰。懾古棟字也。師古曰。懾謂斃也。又音所項反。教之以務。師古曰。時所急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隆接子產之鑄
刑書也不欲民
之犯法也叔向
之非子產也不
欲官之倚法也
要之皆長者之
道不忍人之心
也

莅之以疆。師古曰，莅，謂監視也。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佐也，長師皆列職之首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

為矣。師古曰，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詐妄，微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章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

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

刑，雖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豐，貨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壞。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

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

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

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三族也。增加

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鑊人也。至於秦始皇兼

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

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

竝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

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

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擴摭

秦法。師古曰，擴，擴摭，謂收拾也，摭，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

時，百姓新免毒蠶，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蓋音呼各反。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

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立

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

盧舜治曰蕭何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摭與麻戶三篇合為九章丘濬曰律之名始見于此子產所鑄謂之刑書李悝所著謂之

法經未以律為名也律之言防于虞書蓋律以著法所以裁制群情斷定諸罪亦猶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書以律名焉茅坤曰高惠文景之間不減三王而上人固自愉快也

洪邁曰史稱文帝止禁受言今以一女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復有稽滯不決者哉盧舜治曰班氏敘孝文以下恤刑數語真仁者之言好生之德可以為千載法白樂天曰肉刑之除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者以刻膚革斷

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師古曰許面相斥罪

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

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

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

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淳

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

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

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

至也今法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刑左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

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

導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

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

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逃亡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

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

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

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

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

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答二百當斬左止者

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

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

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

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

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

支體乖愷悌惻隱之心其欲復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作專殺濫死之弊愚以為議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徵其實則非罔人矣酌其情則適時變矣是非之辨其昭然哉業適曰斷支體數句最得肉刑緊急處漢文雖不得以帝王之事望之惟是除肉刑之法開後世仁恕之端雖堯舜禹湯文無所過也胡纘宗曰倉輩請定律除肉刑矣而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倉輩亦具臣耳茅坤曰復有答罪何以遽棄市古之答蓋卽上所指當劓當斬

左趾者故殺人

自首以下已犯

重罪矣別有隸

于管者則從重

棄市云

丘濬曰虞廷五

刑之下有流而

無徒漢世除肉

刑完為城旦春

鬼薪白粲之類

皆徒刑也而無

流所謂隸臣妾

後世囚徒為皇

隸膳夫亦此意

隆按漢文除肉

刑善矣而以髡

管代之髡法過

輕而略無懲罰

管法過重而至

于死亡其後乃

去管而獨用髡

減死罪一等即

止于髡鉗進髡

鉗一等即入于

死矣

丘濬曰後世用

竹箠所以全人

之身也景帝定

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罪耐

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

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

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

者，答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答五百。代斬左止，答三百，代劓，答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元年下

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

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二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

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

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樂反。丞相

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答背也。師古曰：臀，音徒門反。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答者不

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

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

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

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

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凡三

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

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此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

郡國承用者駭。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

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廼下詔

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

陳仁子曰：宣帝嚴于用法，而懼吏之巧于弄法。

胡纘宗曰：方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耳後蕭何廣為九篇，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乃武帝比例至以萬計。何法網之密，至是哉。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則當時陷刑辟者可概見矣。國之亡，亦幸哉。

為令凡管所用之資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詳悉其著以示天下後世。

是形曲而欲影之直也故文帝寬仁溫厚刑措不用雖無廷平之官而後元之民自不冤宣帝苛察迫急齋居決獄雖立廷平之官而地節以來之民未見其不冤吾觀趙蓋韓揚之誅大者如此小者可知矣當時鄭昌言子帝曰明主躬察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蓋宣帝之心不患不明而患在不寬

陳仁子曰刑所以賊人之心也但論其當否不必泥其簡詳成帝減刑之詔但

議從減而不知從輕噫輕刑盛德事也吾獨未敢以取文帝者取成帝也

真德秀曰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亡施行之實云

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四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賈龍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

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

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

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

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能然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

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據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者也

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

莫書卷之二十三 刑法志三

隆按班氏欲舉合古便今之法故復總提漢事而論之云

隆按班史於具五刑之下特次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句蓋重傷其以大功而罹此極刑云又按此文帝即位第二詔史記載在本紀陳仁子曰漢之不為秦以高帝之後繼以文帝也夫一人有罪并坐其家秦法也文帝不為秦而武帝似秦文而武帝似秦文帝除收等諸相坐之令而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嗚呼漢高帝性未寬厚非文帝培植之深則斷與于武帝者又一秦也故高帝能創天下而

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答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大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

文帝能守天下

隆按庸材溺于末流者。應上庸人不達疑塞治道。又按班史引周官一段以為制刑斷案。

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所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二曰議故。師古曰。舊也。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五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盡悴事國者也。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自五聽以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音信。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忘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癡騖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耄同。音丑。江反。又音貞。卷反。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弊。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四所職也。梏音古。篤反。拲。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高皇

隆按此次高景欲讞獄以結上文五聽三宥之意
陳仁子曰高帝多因秦法疑獄議讞雖未必復三代之制特新陰煩苛再詔讞決意亦可尚所可恨者彭越韓信皆罹刑誅酷樂布崩通亮及鼎烹之禍不知所讞者何事所得何律乎
真德秀曰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下詔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
隆按次兩詔文以結上文三赦幼弱老眊之意

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言瞽者朱儒短人不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右止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豈不平

隆按結言近古而便民以叔上文合古便今句

盧舜治曰此敘事中生議論有三嘆餘音

隆按到底不脫禮教此探本之論

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右止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豈不平

丘濬曰班固言非獨漢世治獄之失後世之類此亦多矣所謂伯夷降典慈民惟刑言制禮以正刑猶隄之防溢水深得帝王為治禮刑先後之序其間向隅悲泣之喻醫棺利死之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

盧舜治曰諺本韓非子許應元曰五疾者謂禮教不立隄防凌遲一也死刑過制二也生刑易犯三也民窮斯濫四也豪傑擅私姦有所隱五也

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犴，臣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瓚說是也。書云伯夷降典，慈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慈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申習也。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聽訟，所以為末。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鬻賣也，疫，高病也。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

隆按刑本不正即禮制未立之謂

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屨也，純，綠也，衣不加綠，示有恥也。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

隆按前引同法三典至此復喚應云

隆按接古証今見肉刑不可除此所謂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復三代之治也逮隋唐以后始制管杖徒流死五刑而刑法之論雖聖人不能易矣

隆按必世而未仁二句與前引孔子所言如有王者四句相反應

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驛突晉灼曰鞶古羈字如淳曰驛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駱頭曰羈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熯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養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養音韻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

隆按皆可募行肉刑皆復古刑一篇議論歸結在此二句

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三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食貨志第四上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

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

為未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斷木為相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

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

利之使下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舜命后稷以黎

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稷為稷官也、古文言阻、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

劉知幾曰前曰平準後曰食貨古稱河渠今稱溝洫其歸一也茅坤曰班椽所次食貨志文甚詳而與史記平準書相上下

隆接班椽志食貨而以教化為言蓋禮義足而後富可長守之意食足貨通二句此一篇主意

揚荆豫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師古曰棊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楸

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

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域築城

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

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

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

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教謂逸游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

安土也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畷師古曰畷古畝字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畷畷

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畷公田十畷是為八百八十畷餘二十畷以為廬舍出入

隆按自首至此總叙食貨以下專叙食惟食足而後貨可通是以食叙于先

隆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逐人所言相同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

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畷中田夫二百畷下田夫三百畷歲

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

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

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師古曰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

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

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

之材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

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

也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

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

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中曰蓏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蓏音來果反。殖於疆場。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鷄豚狗彘。母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壘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壘。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師古曰。此幽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畝。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蒼也。今謂之促織。聿。日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聿音拱。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

令按詩止為趾古字通用令按饋恐饁

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中曰蓏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蓏音來果反。殖於疆場。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鷄豚狗彘。母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壘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壘。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師古曰。此幽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畝。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蒼也。今謂之促織。聿。日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聿音拱。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

隆按婦人相從夜績即戰國策載甘茂言貧女乞富女餘照之說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隆按八歲一段指言先王教化之事應篇首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句

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臣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比。謂次之也。比音頻二反。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

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

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

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

之廢畝廢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

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晉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

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

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

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

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是故善平糴者必謹

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中孰自二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收百石

大飢則收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中飢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下孰則收百石

故大孰則上糴二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

盛舜治曰管仲通輕重之權飲散之法俾穀價常平亦王道所不廢李悝之法比跡于仲但仲兼主于富國悝專主于濟民此其所以異者

隆接遺字疑當作餘

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糴也。中飢則發

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

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

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

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隣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

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

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

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有過及贅。買人。後以管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管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

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取也。男子力耕。不足糧饌。師古曰：饌。古餉字。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

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給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

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

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

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雜色之駟。謂駟馬雜色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

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

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

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脩儉節。

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

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

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師古曰：熾。與織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

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

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嬰。此通用也。莫

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應劭曰：蹶。傾竭也。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

隆按史記平準書首突云漢興接秦之弊而贊中則顧備述前代事此傳寫之誤非太史公舊也班椽食貨志

問探此書而錯用之而以漢興接于前代之後較之史記條理尤明

隆按此上叙高祖足食之政

鄭氏曰民欲有辟意若狼之顧望也季奇曰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

聞耳矣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欲墜之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執也或曰禹湯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禹湯

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

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

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齧齧也音五巧反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迺

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未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隴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

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

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

隆接續貯者天下之大命一句是買誼一疏根

徐中行曰買誼欲歐民緣南隴

抑末技游食之徒晁錯欲使民務農許以入粟拜爵除罪並布帛之文

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禹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

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

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

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

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

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

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

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

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

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

隆接此下一段較珠玉五穀

隆接此下一段較農人商賈

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價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

隆接從前至此始番出使民勸農一句與前未盡歸農句相應而又說到責粟又說到以粟爲賞罰而後歸結在拜爵除罪二節上此一段收上起下

徐中行曰。秦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雖錯因踵而行之者。而要之亦不容於堯舜之世。

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師古曰。任。謂三千錢。伯。謂百錢也。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師古曰。爲音于偽反。神農之教。

盧舜治曰：錯疏周恤民隱，自募民入粟拜爵，而田租可以盡。蓋當時賤農，貴賈一以爵誘之，則盡驅而之南，故此不賞而勸之術也。

王維楨曰：班氏復載錯錯之策，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見其言之速效，而國之大裨也。

隆按此以上敘文帝足食之政。

隆按此上敘景帝足食之政。隆按敘武帝時事，董仲舒一疏而補仲舒之文，夫限田之議，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此議之最善者，而惜乎其不行也。

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

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

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

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

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

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九等爵。

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等爵也。

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

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

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師古曰：愈進也。音踰。時有軍役。若遭

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

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

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

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

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

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

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

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牝牡者擯而不得會聚。師古曰：言時富饒。故耻乘

也。踴躍也。音大奚反。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於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子孫。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

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

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

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

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

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仞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師古曰。畦。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畦。長終畝。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三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隤。謂下之也。音頽。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儼儼。盛貌。芸。音云。芋。音子。儼。音擬。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

令按占一本作古非也

與德秀曰按此詔蓋即悔輪臺時事云

令按苗根一本作根苗

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

茅坤曰漢時勤農至于田器之類亦並關有司

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爲圃者、又過圃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爲圃者、又過圃者、也、縵音莫幹反、

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

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

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

人輓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

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

宮卒田其宮墻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餘也、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墻地、廟垣墻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闕

而無事、因令於墻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

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又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

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

皆便代田用力小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

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

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隆按此上叙武帝足食之政

隆按壽昌三議皆省漕益賦裨邊之要也而惜乎其不久遂罷

隆按此上叙昭帝宣帝足食之政

茅坤曰此迂腐之見

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

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

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

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

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

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

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

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

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

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

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

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

隆按罷建章甘泉宮衛及諸所受減從貢禹之請也

隆接以上叙元成不行足食之政民多被其災云

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類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帥。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

茅坤曰。限田例。不便于執家中。貴故往往。雖而不行。隆接以上叙哀帝足食之政。

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癰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田。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

風舜治曰井田
可行於封建之
初而不可行于
郡縣之後如以
郡縣則守令之
遷除其歲月有
限而田土之還
授其奸弊無窮
王莽何人也而
可以議此

令按官一本作
宮

隆接以上敘王
莽不行足食之
政以至於亡云

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
 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師古曰警
聲也音敖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
 然刑罰深刻它政詩亂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叩縣官衣食
 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
 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踴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
 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
 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
 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飢死者什七
 八莽恥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
 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四上終

茅坤曰平準亦即耿壽昌常平之意

隆按單穆公一段本國語全文而稍損之

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然而民有饑
 餓者穀有所臧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
 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凡輕重
 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緡千萬。李奇曰、
 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緡錢貫也。管子曰、凶
 歲緡釜十緡。師古曰、孟說是也。緡音居兩反。
 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饒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
 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
 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
 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
 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
 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廣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
 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一。以子
 三十一。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

隆按漢興以下一段錯用平準書文

胡續宗曰漢文承高惠之後思以富民而使民放鑄其漸也吳王富埒天下鄧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
 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澇也。
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澇停水也。潢音黃。澇音一胡反。竭七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
 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百姓蒙利焉。秦并
 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收周一
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
 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
 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
莢音類。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
 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

通財擬王侯而先王之法廢矣夫山澤之利不以封貨財之權不可假雖大為之防民猶踰之而可恣其私鑄乎此班氏所以有取于賈生私鑄之說也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

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交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

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

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千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千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

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也是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序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序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

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釋其耒耨冶鑄炊炭應劭曰鑄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鑄音容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善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善人

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

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

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巨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巨術

斂之重則巨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巨作兵器巨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銳鑄金八十二是也巨臨萬貨巨調盈虛巨收

隆按不得其術應上苟非其實句

王維積曰先設兩端以難之而後開以除禍致福之說

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也。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

也。制吾棄財，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

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卽，就也。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

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貉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也。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

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敝以巧法。師古曰，抗，詭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昌蒙也。武

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

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

棘，日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棘屬犍為，音灼曰，棘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棘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歲而

道不通，蠻夷因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章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

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疑，疑謂比也。又興十餘萬人

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竝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

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

隆按此敘衛青歲擊匈奴築朔方通西南道耗財

隆按此敘募民入粟興利

隆按此敘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耗財

隆按此敘衛青入鞏匈奴耗財

物補官六句以爲興利起案下文一一皆應

隆按此上歷敘武帝征伐四夷抗敵百姓以著其耗財之始劉按先虛提入

隆按敘武帝時事悉本平準書原文總之不外耗財興利兩端

隆按敘武帝時事悉本平準書原文總之不外耗財興利兩端

隆按敘武帝時事悉本平準書原文總之不外耗財興利兩端

隆按敘武帝時事悉本平準書原文總之不外耗財興利兩端

隆按敘武帝時事悉本平準書原文總之不外耗財興利兩端

隆按敘武帝時事悉本平準書原文總之不外耗財興利兩端

隆按此上應入物補官出貸除罪俱與利事

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秦之經常也，既盡也。有

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

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長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錄，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龍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

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

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第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後，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目顯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

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

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

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

隆按此上應武力進用選舉陵夷俱與利事

隆按此敘河決耗財

隆按此敘穿渠耗財

隆按此敘養馬納降耗財

隆按此敘振貧徙民耗財

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

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

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

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

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

當時為渭漕回遠。師古曰：回曲繞也。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

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

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

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印給，縣

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

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

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河南遼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

新秦四方雜錯，若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衣食皆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

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康

曰：帶，停也。音。轉，穀百數。李奇曰：穀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

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封君皆氏首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臣丁奚反，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

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

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

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

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輕亦賤也。

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

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

錢益輕薄而

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為皮幣。師古曰：績，織也。繪五綵而為之。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

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銀。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

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

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三曰：復小楯之，其文龜，直三百。

師古曰：楯，圓而長也。音佗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

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乃反。領鹽鐵事，而桑

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

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計。年十三侍中，故

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

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

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

隆按讀更造錢幣句是綱是時以下是目此與利事

盧舜治曰：漢皮幣以白鹿皮為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者也。盧舜治曰：漢三幣其一幣圓而龍其文也，其二幣方而馬其文也，其三幣楯而龜其文也。後世交鈔之源始于此。

隆按此叙行鹽鐵與利

隆按此段應官職耗廢

隆按此敘兩將軍大出擊胡耗財

棘上林作昆明池

師古曰適讀曰隨隨責罰也以其久為姦利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

又按是時財匱二句應前經賦既竭二句

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廼更

又按此敘鑄五銖錢與利

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

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

大農

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廉曰牢益鸞鹽益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鸞古羨字

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

師古曰奏上其言也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

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鸞鹽官與牢益

以致富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

鐵器鸞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鐵官師古曰主鑄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成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音下更反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

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

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督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請

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賈賂也貨假與也實式制反及

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諸作有租及鑄

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非為吏之例非為

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

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

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

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

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

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

隆按此敘算輶車緡錢與利

隆按此段又應選舉陵夷

隆按此敘給官益禁私鑄與利

隆按此敘以興利之故而嚴刑

隆按直指夏蘭二句叙上起下是綱初異以下是目

隆按天子既下緡錢令三句亦叙上起下

隆按此敘令上林三官鑄錢與利

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

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

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

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唇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

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故令相告言也郡國

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

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廼盜為之師古

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

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者緡師古曰緡謂從輕而出往徃即

隆按此叙縣官以興利之故用少饒矣而時則又盛宮室以耗財

隆按此又應選舉陵表是興利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廼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師古曰。幟讀曰熾。音昌志反。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絲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卽就也。比謂比者所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衆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廼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廼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

事

隆按此叙天子出巡郡國耗財

隆按此敘擊羌越耗財

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爲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卽當補郎。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留而處之。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隴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

隆按此敘成田耗財

隆按此敘課馬息與利

隆按此敘杜作牝

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

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

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

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鹽鐵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

有算商者少物貴廼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波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

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嘗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代孔僅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願庸之費也儻音子就反廼

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

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

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

隆按此敘以食幣給所置初郡又時發兵誅小反者耗財

令按輕恐當作經史記注可証史記此句作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惟取用度耳不暇顧經常法則也

隆按此敘置均輸鹽鐵官與利

隆按此敘置平準與利又按此敘封禪耗財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酷。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

隆接以上歷敘武帝耗財與利之事。而以烹弘羊。天乃雨。結之。所以誅言利之臣也。

官二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尙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

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三越。為，出也。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

隆按凡寶貨一段總結上文

隆按自平帝元始中至此極言財貨之盛莽患之以下又叙財貨所由廢云

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佈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季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鑄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政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魘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

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儻與欲得師古曰儻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民為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

人不得為非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

與其事宜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樂語有五均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

受國廩之田而貸萬錢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傳記各有幹焉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今開賒貸張五均設

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

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留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

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

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

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採取之

龜有靈故言登師古曰各以其所採取之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

漸反師古曰各以其所採取之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

隆接曰易曰周禮曰樂記曰傳記曰周官者根依古得經文一句來

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食讀曰飢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

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師古曰居處所在為區謂舍今之容舍也皆各自占所

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師古曰居處所在為區謂舍今之容舍也皆各自占所

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師古曰居處所在為區謂舍今之容舍也

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師古曰居處所在為區謂舍今之容舍也

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

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綵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儻者師古曰儻讀曰售

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叩貴師古曰儻讀曰售

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叩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

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

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

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

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言名山大

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幹。酒者

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

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而論語曰。

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可以相御也。師古曰。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

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

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虛以賣。如淳曰。酒家開

肆待客。設酒。故以釀名。肆。臣瓚曰。虛。酒。也。言開一。一。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虛。虛。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虛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虛。故取名耳。非即謂火。虛。及酒。也。此言釀五十釀為準。豈一。一。平。廣漢所破。虛。及。釀。亦謂所居。謂。之。處。耳。釀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

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買

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買。計其利而什分之。

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截灰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

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

與酒也

蓄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如淳曰。姓。姓。名。偉。也。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

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

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

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

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民。竝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

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圓好

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

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

直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出。迺令民

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

令按出一本作止非也

楊慎曰柳文轉喉觸諱本搖手觸禁之語

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
 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
 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
 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復
 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
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
 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不許其死傷。吏盡侵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
 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
 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
 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
 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

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
 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
 始。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溥。侯反。書

云。楸遷有無。應劭曰。楸。勉也。遷。徙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

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離。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

有餓殍。而弗知發。故筦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糶。弘羊

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

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